

13
*100
和
具
文
史
資
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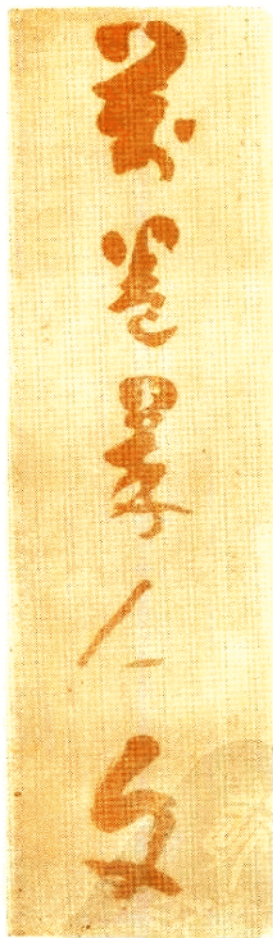
林
羽
有

己
丑
年
五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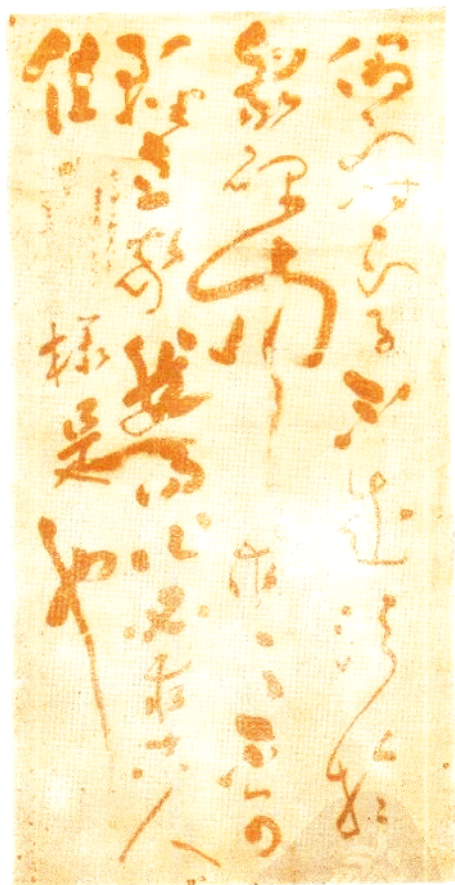
第 三 輯

YH250/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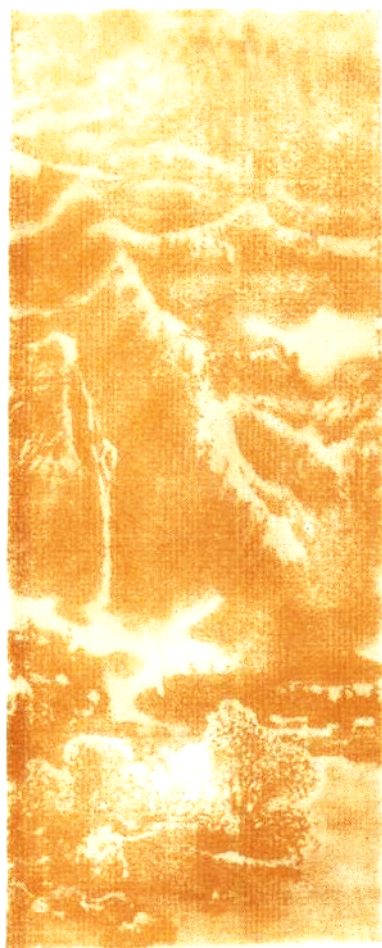
范培开手书对联

范汝清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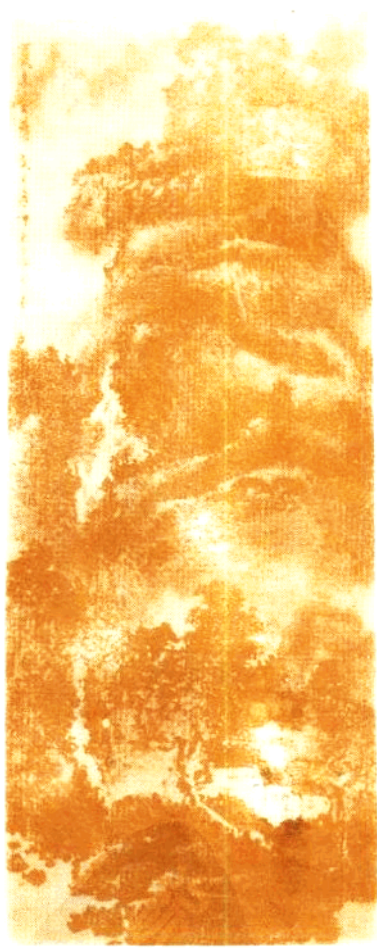


节培并王书申堂

范汝清 提供



白道瀑布



东隅

五四、五卅运动前后和县知识界的	
反帝爱国斗争·····夏明典、李 峰	1
孤舰喋血记·····丁士彪	6
谈《孤舰喋血记》·····	
——悼念丁士彪·····班志洲	9
抗战时期雍镇地区革命斗争片断·····彭亚中	14
渡江缴枪记·····孙贤村	20
翁成义创建香北区干队始末·····洗 心	24
掩护新四军税务人员脱险小记·····许道彰	32
抗日县长赵永智之死·····王德明(口述)	34
没有虚度此生·····吴少林(口述)	41
爱国爱民视死如归的泰二先生·····王贵华、李 文	48
钱震东的可悲下场·····宋德安、柯亭竺(口述)	50
旧中国的和州(县)水利述要·····王耀恕	54
白渡桥的“八大家”和“三泰”·····灌 叟	60
乌江卫花·····张君勉	70
昔日的姥桥街赌风·····麻朝炎 整理	77
烟馆小镇·····灌 叟	83
忆孔平同学·····王人仰	86
刘云龙抗日捐躯英灵长在·····郭鸿勋	90
怀念刘云龙同学·····黄星平	92
范培栋光复和县·····范汝惕、王人仰	94
盛子谨在香泉二三事·····宋德安(口述)	96
怀念张亮校长·····和县教育志编写组	102

和县最早的小学·····	李峰、夏明典	104
忆白渡桥话剧团·····	乐 仙	107
陈廷桂与《历阳典录》·····	王耀恕	114
和县书豪范培开·····	李清云、翁思且	120
太平军在和含南乡·····	郑 科	123
溃兵暴行见闻·····	许道彰	125
北撤后无为东乡地下斗争的回忆·····	齐天寿	127
抗战胜利后的片断经历·····	齐传学	143
依依乡情割不断(两封信)·····	班志洲、夏受渔	154
知交诗友·····	黄潮平	160
白渡桥的变迁·····	胡一鹤、葛子愉、杨振铎	162
杜村“宋时梅”·····	辛文武	167
宋人话张籍的诗(辑录)·····	纪作亮	170
“历阳化湖”说考辨·····	徐芬海	175
和县婚姻习俗和民间艺术活动片断·····	吴承木	179
陈廷桂联对·····	胡从熹	188
双桥渡·····	张承谨(口述)	190
酥香美肴炸麻雀·····	李士杰	192
诗词·····	王贵华等	
图片·····	武钦忠等	
补白·····	陈葆经等	
编后·····	闻实禾	
第二辑重要勘误表·····		199

五四、五卅运动前后和县 知识界的反帝爱国斗争

夏明典 李 峰

和县知识界具有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在五四运动时期，一些知识青年与学校师生曾积极展开反帝斗争，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忱。由于和县地处京芜之间，尤其与芜湖仅为一江之隔。芜湖，陈独秀早期曾在那里进行过革命活动，当地还创办了许多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和县有许多青年在芜湖读书，有的在芜湖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深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爱国思想的陶冶。加上辛亥革命以后，近代学堂在和县亦获得发展，城乡先后办有几十所学校，使知识分子有机会获得一定程度的集中。因此，和县知识界对政治形势是较为敏感的。

一九一九年五月上旬，当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的第三天，上海外交后援总会的通电即传到了和县。县立高等小学平静的校园立刻沸腾起来，接着成立了“五四运动和县外交后援会”，并有二百多名学生渡江到采石邮电所复电响应。校长王大杰和体育教师李可航，还率领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随后，安徽省学联筹备会发表“宣言”和“泣告六十县学生”书，全省各市县也都召开大会。于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日爱国运动在全省展开了。

北洋军阀政府慑于学生运动的巨大压力，强令各级学校

提前一个月放暑假。安徽各主要城市的学校也被省教育厅“勒令解散”，迫使大部分学生离校回乡。六月下旬，在芜湖工业职业学校任教的禹子甯和在萃文中学任教的齐坚如以及其他一些就读京、芜及省城的学生纷纷返和。他们鉴于县立高等小学师生组建的“五四运动和县外交后援会”斗争不强，后援不力，活动声势不大的情况，在福音堂召开会议重新组建“五四运动和县外交后援会”，公推禹子甯、齐坚如、李适生、马献龙（时任清真小学校长）、齐爱谱（时任大南门小学校长）、余维兴（时任北门小学校长）、苏家让（时任西埠小学校长）、杨××（时任张集小学校长）等八人负责。后援会下设宣传、文书、检查、总务、募捐五个股。宣传股由禹子甯负责，文书股由吴忠江负责，检查股由苏家让负责，总务股由董建明负责，募捐股由马献龙负责。

“五四运动和县外交后援会”重新组建后，和县反帝爱国斗争更加波澜壮阔地展开。首先游行示威，厉行检查日货。他们认为，有效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彻底检查日货，杜绝日货内流，从经济上打击日帝。“后援会”对和县商界晓以大义，劝告商民不要经销日货，并向民众进行爱国宣传，劝勉大家不要购买日货。与此同时，组织人员分头检查仇货。一天，当检查股发现和城“更新布号”（店主朱学林）由外埠运进日本出产的棉布五十匹时，随即将其抄送到“后援会”封存。第二天，“后援会”又在和城召开了各界人士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和城工商界五百余人，和城、西埠、张集及白桥等地学校的师生五百人。县长金梓才、商会会长朱云相、农会会长夏琴西、警察局长吴玉常均被通知到会。会上，后援会负责人禹子甯将所抄封的五十匹棉布当众进行

甄别，确认是日本产品后，立即宣布焚毁。而县长金梓才从中阻挠，遭到南门小学校长齐爱谱等的坚决反对。金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对准齐爱谱，企图威胁后援会放弃焚毁仇货的正义行动。爱国师生异常愤怒，一致高呼“打倒汉奸”、“打倒包庇汉奸的金梓才”。齐爱谱随即率领师生三百余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誓死争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打倒汉奸！”队伍所至，口号震天。游行队伍经小西门至东门，再转回县署门前，将所查抄来的日货全部焚毁。这不仅打击了偷售仇货的奸商，也给广大民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这一段时间里，“后援会”每天组织二十多人分头在城内、大南门、金河口等处检查日货。半个月中，大规模的清查有七次，焚毁日货两次，计布一百余匹，煤油五十余箱，日用百货不计其数。

运动迅速由县城扩展到集镇。白桥王柯氏辅化小学师生百余人在白桥、西梁山、黄山寺、五显集、姥镇、隐驾庄等地也进行了声势较大的游行示威，并连续清查日货达一周之久。禹子曾还亲到姥镇、白桥了解运动情况。直到暑期结束，师生返校复课，和县的声援运动方始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既教育了人民，更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他们深深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要取得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必须推翻他们的统治，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来改造中国。因此，一九二一年和、含两县在芜湖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的组织——和含学会（活动地址在芜湖的庐和会馆，即今之湖滨小学所在地），创办了《会刊》，并邀请恽代英同志为《会刊》写了“序言”，

激励和含两县进步青年“为乡土运动而团结起来”，努力“对社会多生些功效”。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沪案”的高潮。和县各校师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莫不义愤填膺，迅速展开了声势壮阔的反帝斗争。六月十八日，禹子甯、齐坚如、余维兴、齐爱谱、屠光斗（皖北中学负责人）五人组建了“五卅惨案和县后援会”。并于六月下旬的一天，由禹子甯、齐坚如、齐爱谱等率领县立高等小学、清真小学、戚桥小学等城乡小学师生数百人进行游行示威。队伍从小西门到东门，再由东门转鼓楼而到县署门前。游行队伍一路高呼着“惩办凶手，收回租界”，“撤退外国在华军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等口号，声势浩大，激动人心。

游行后，后援会为了抵制英、日货，从经济上打击英、日帝国主义，特制发了“仇货登记表”，要求和城各商铺将现存英、日货自行登记，并责成商会限期收集，送交后援会复查处理。由于商会会长吴蜀侯等的百般阻挠，各商铺一直没有填报登记表册。为了显示力量，齐爱谱进一步组织城乡学校六百多名师生，于七月初的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并将抵制运动的商会干事陈永初戴上白纸糊做的高帽，拖上街游斗示众。会长吴蜀侯见势不妙，潜逃当涂，躲避锋芒，一个星期后，登记仇货的表册仍未见报。后援会负责人禹子甯便又组织四百余名师生进行第三次示威游行。并抽调人员成立几个检查组，分头到各商铺强行检查登记仇货。当检查组在和城鞠德和五洋京货店门口进行宣传时，店主出来干扰，激起师生愤慨，一部分学生立即冲进店内，将店柜、货

架与百货打翻砸碎，价值约五百余元。之后，后援会深感现任商会对运动阻力太大，于是发动商界人士改组商会，推选了李吉之为和县商会会长。

经过反帝斗争洗礼的和县知识青年，不少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中有的到乡村开办平民小学和夜校作为民运的基础，有的以学校为基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北伐军到达芜湖。为了加强和县的反帝民主革命活动，芜湖中共党组织派禹子鬯回到和县组建国民党和县党部，曹重堪也由江西经芜湖转返和县。于是，在组建国民党和县党部的名义下，中共和县第一个党支部正式成立了。禹子鬯以国民党芜湖市党部中共特支负责人身份兼任中共和县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曹重堪（党员）、李筠仙（党员）、邓贤良（党员）、温亚伯（团员）、秦玉导（团员）。同年农历三月初一，国民党和县党部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成立。此后，中共和县支部也就利用它来进行许多公开活动，召集了多次群众大会，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揭露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恶，号召各界人士起来支持北伐军。

孤舰喋血记

中国人民救护美国军舰《巴纳》号官兵纪实

丁士彪

笔者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任安徽省和县电台报务员时，曾参与救护美国孤舰上受伤的官兵，兹将这件难忘的中美友谊，回忆写在下面，以飨读者。

四十七年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日军侵占南京，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死伤无数，连第三国的舰艇也未免于难。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美国舰艇《巴纳》号（Panny）由南京溯江西行，驶至安徽省和县江面（今马鞍山对岸）时，突遭日军三架轰炸机的追击。日军无视国际公法，三架飞机对《巴纳》号轮番俯冲，投弹轰炸，舰上官兵均来不及穿上救生衣，纷纷溺水逃生。结果，《巴纳》号被炸沉，一大截舰体在北岸搁浅。

和县县城距江边九华里，离南京仅四十八公里。南京被日军侵占后，和县突出已成前沿阵地，城内老百姓已撤离，仅有一所医院和一座使用干电池小型电台——隶属当时安徽省政府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参谋处指挥的唯一通讯工具。

入晚，《巴纳》号受伤官兵，经沿岸防护人员护送进城，经医生紧急抢救治疗包扎，这些美国官兵仍惊魂未定，

直到第二天才安定下来，一个个散落街头，蹲依墙边晒太阳。

《巴纳》号舰长休士臂部也受伤。和县三面受敌，随时都有可能被日军侵占。休士焦急万分，当他知道了城内有一小型无线电台，便立即吃力地赶去电台，要求无线电报务员发电报到汉口美国大使馆，火速急救。休士身体很胖，坐在藤椅上写了一份英文电稿，报务员丁君将电稿译成一份中英文并行电文，当即发往省府所在地六安，由省政府秘书处转发汉口美国大使馆。

休士精神稍好，惟臂部仍感疼痛，当医生替他换伤口绷带时，他用英语对医生说：**Takecare**——小心一点。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江面忽响起一阵密集枪声，原来，汉口美国大使馆收到休士舰长那份十万火急求救电报后，立即派了一艘军舰和一艘红十字舰，全速驶抵和县江面时，在江面游弋的日军橡皮艇发觉后，迎面向两艘军舰开火。未几江面复平静下来。美国军舰及红十字舰停泊在江心，一些官兵乘着由舰上放下的汽艇上了岸。时已深夜，寒风凛冽，美国舰上人员带着数十具担架在黑夜里进了城。

一个军官与县府人员交谈后，了解情况，另一个军官问电台报务员：“这两天日本飞机曾空袭过吗？”报务员用英语答道：“仅在扬子江上空进行侦查。”军官露出笑容，向这位年仅二十四岁年青人表示谢意，随后，所有受伤官兵躺在担架上，被抬上军舰。

午夜，天空露出点点繁星，两艘美国舰船连夜驶离这个小小孤域，鼓起扬子江波涛，溯江西上，急向汉口驶去。

对于《巴纳》号被炸沉，前来救护的美国军舰，抢拍了

纪录影片，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间在汉口各电影院放映，笔者亲身经历并协助其事。

后来，美国务院派一代表团去日本交涉，要求赔偿损失。日本外务省接待了代表团。嗣后，美日关系逐渐紧张，至一九四〇年冬，日本偷袭珍珠港，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以后几年，中美两国人民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谱写了很多动人，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可歌可泣的难忘友谊。

（转刊自美籍华人杂志《源流》，班志
洲先生提供）

田恒铭同志来函摘登

收到《和县文史资料》，近日得闲翻读几篇，颇有兴味。从采访、编写至印刷成书，谈何容易，足见编者苦心。出三辑时，林老字可改大一圈较宜。

编者按：田恒铭，和县乌江人，现任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主任。

谈《孤舰喋血记》

——悼念丁士彪

班 志 洲

《孤舰喋血记》是丁士彪生前在国内所发表的作品之一。这篇文章在美国《源流》杂志发表时，是我为之介绍的。由于该文记述的是抗日战争初期，在家乡和县所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关系到中美友谊，因此和县政协甚为重视，并再度予以发表，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我除为亡友士彪及其亲属表示感激以外，愿就与该文有关的一些情况，以及我与士彪的友谊，加以叙述，用以悼念士彪逝世两周年。

我与士彪的友谊：丁士彪，安庆市人，安庆六邑中学毕业，安徽省建设厅电务人员训练班毕业，一九三四年后至三七年，曾任和县电台主任报务员，抗日战争初期，转往武汉，后入银行界任电务工作，直到解放后参加人民银行工作，七十年代末在昆明退休。一九八五年八月在昆明逝世。士彪爱好文艺，早年在安庆读书时，常有散文在安庆《皖报》副刊上发表，晚年退休后也时常写点史料为南京日报副刊《周末》供稿，《孤舰喋血记》便是他在事经四十多年以后在昆明所写的一篇颇具历史价值的史实。该文是一九八三年先在《周末》发表的。

我与士彪是怎样交友的呢？这就不能不从五十多年以前的往事说起：回顾一九三二年我在安庆省立高级中学读书

时，也是由于爱好文艺，常有一些小品文在《皖报》副刊发表，彼此的写作常在一个副刊上见到，因此也就开始慕名，但未获一面。一九三二年秋的一天，还是士彪先到高级中学来看我了，他和我年龄相仿佛，那时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他长的很魁梧，但不过高，说话先带笑容，态度沉静而谦虚，一下便把我吸引住了，虽然初次见面，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就是这样“以文会友”开始建立起友谊的。一九三二年冬至三三年初，我们在安庆常有交往，同游过“大观亭”、“菱湖公园”和“迎江寺”。一九三三年春我在安庆为左翼作家联盟安徽分盟编辑《百灵》文艺月刊而被捕，从此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一九三六年春我从安庆回到了故乡和县，从孟庆辰的口中得知士彪就在我们县里，主持省设县城的一个无线电台，我是多么的高兴呵！赶到电台所在地——和县城隍庙戏台两厢去拜望了他。我们相见，互道离情，并承盛情在“长松园”设宴款待。那时孟庆辰正在跟士彪学习无线电技术，成为助手，并进而结为连襟关系。因此士彪和我不仅是好友，而且是乡亲了。一九三六年秋我离开安徽前往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后我留在西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机轰炸美舰“巴纳”号事件，我只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去武汉时才听说的。当时在武汉我没有见到士彪和他的爱人陈纯蕙女士。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去了华北，一直几十年都未相见，直到一九八二年我与在湖南的焦庆隆（纯平）通讯，才知道士彪在昆明，一九八三年十月士彪从昆明远道来芜湖看我，相见之下，真有隔世之感。我们在芜欢聚了两天，他便去上海、杭州游历去了。他在回昆明之后来信说：“鸠江重逢，欣慰生平，承盛情款待，感谢莫

名。我辈均年已七旬，半个世纪过去了，往事如烟，而尚健在，过去一切又浮上心头。和县是我第二故乡，亲朋故旧，情谊难忘。数十年未回乡，对和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至为怀恋。明年秋初，如身体可行，拟再来江南，因与诸友相聚时间太短，未能尽所叙也。”孰知一九八四年士彪因得肺癌，四次住院，医治无效，不幸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在昆明逝世。我得讣告后，不禁老泪纵横，嗟叹良久，遥望南天，沧然悼念。可惜士彪再回家乡的愿望未能实现，从此永诀了！

谈谈《孤舰喋血记》：我与士彪是八三年元月才恢复通讯的，他在六月的来信中就曾寄来《孤舰喋血记》一文，信中说：“退休后数年，暇时写点史料为南京日报副刊《周末》供稿，已刊载两篇。三十几年来从未提笔，凭回忆亦只梗概，兹寄上一份。该事件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冬，在和县，阅后尚请指正。”又说：“中美建交后，友人建议将这件史实披露，从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出发，有现实的意义，故只写了梗概。”我复信称赞此文，很有历史价值，待来芜时详商，便于在国外发表。一九八三年十月士彪偕其弟丁士骧及弟媳来芜，我在芜湖家中接待，为《孤舰喋血记》曾恳谈过两次，士彪说：“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当时南京已经沦陷，和县机关学校大都撤离县城，县府仅少数留守人员，百姓也纷纷逃亡，我因上峰命令坚持最后撤离，故仍留在城内，当十二月十四日和县长江江面发生日机轰炸美舰‘巴纳’号时，城里人弄不清楚，因当时江南还在作战，炮声不停，多不理睬。直到当天晚上，‘巴纳’号受伤官兵，经沿江防护人员和人民护送进城时，才知道这